

天堂与天府： 当代吴、蜀文化之比较

——以苏州、成都文化建设为例

◎ 曹顺庆 张金华

【摘要】 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蜀为天府之国。同为天堂与天府，成都与苏州应当有较强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既表现在两者之间的得天独厚、人才辈出、休闲文化和形态丰富的文化种类；也表现在两者主体文化形态和文化特性的差异。本文从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结合苏州、成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挖掘吴、蜀文化的当下秉性和创新特质，意图从中挖掘各自独立的文化意义，寻找文化联系，为进一步推进区域文化互动，创新文化建设，打造区域文化品牌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文化；创新；苏州；成都；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1)01-0023-8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蜀文化是两地人民数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孕育出来的蕴含丰富创新因子的文化奇葩。由于所处不同地域，所属的经济人文背景存在差异，在与时俱进的发展中有异，异彩纷呈。作为吴、蜀文化的主体和载体，苏州、成都的城市精神在当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

建设中，体现文化的传统魅力和现代价值。本文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方位，结合苏州、成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挖掘吴、蜀文化的当下秉性和创新特质，彰显吴、蜀文化的创新品格，弘扬吴、蜀文化的创新精神，并比较两种文化当代特性的出入，寻找文化联系，为进一步推进区域文化互动，创新文化

【作者简介】 曹顺庆，贵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四川 成都 610000。

张金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四川 成都 610000。

建设,打造区域文化品牌提供新的思路。

—

(一)得天独厚,是吴与蜀第一个共同之处

江南自古物华天宝,人才辈出,景美人慧,民生富庶,早在六七千年前,当地勤劳智慧的先民便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辉煌的远古文明。公元前12世纪,泰伯奔吴,在梅村建立了勾吴国,他带去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凿水利,发展制陶、冶铜等手工业生产,使这里的沼泽地带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太湖地区的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数年之间,民人殷富”。自越灭吴,楚兼并越,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吴地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信仰、心理、艺术、语言和民俗等方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及至清代、近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吴文化开始由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经过长期的文化融合和民生发展,当代吴文化覆盖了苏锡常、沪宁杭为代表的苏南浙北地区,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继续发扬着优秀的文化精神,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远在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逐渐从川西北高原沿岷江河谷迁徙到成都平原,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垦殖,创造了灿烂的蜀文化。虽然蜀地地形闭塞,交通不便,蜀文化本质上是内陆农业文化,但却具备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的意识。由于儒家传统思想对此影响薄弱,深受道教思想浸润的蜀文化异常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加上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都江堰先进完善,使蜀地历来农业发达,经济富庶,蜀人善于创造,乐于享受,天府之国便随司马迁而远近闻名。蜀地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人文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今天蜀文化资源的主要源泉。现存的蜀文化资源主要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2座,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82处,省、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0余处,各种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64所,其他人文景点200多个^[1],以及历代寺庙、园林、古建筑、古城镇、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川菜、川剧、蜀绣、茶叶、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三国文化、民俗和民间风情等等,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巴蜀儿女在巴蜀大地上生生不息,创造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灿烂的巴蜀文化。

(二)文人辈出,善于享乐休闲,文化形态丰富

蜀文化是在蜀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中生成的一种区域文化,今天的蜀文化同样具备古蜀文化的精华和神韵,“古蜀神话里不乏大禹治水、杜鹃啼血、五丁开山这样充满浪漫色彩的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的美丽传说,今天就有改革大潮中四川人民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风貌,古有李冰、司马相如、扬雄、诸葛亮、王建、李白、杜甫等文功武治、雄才大略,今有吴玉章、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郭沫若、巴金、张大千等旷世奇才、出类拔萃。”^[2]四川的休闲文化全国闻名,《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人“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唐宋以降,蜀人生活富裕,追求享乐,醉心游玩,不求宦达。就是时光流转到21世纪,蜀人耽于享受,溺于休闲的习性和传统也亘古不变,古今皆然。而成都可谓是将休闲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城市,安逸从容、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使其成为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之一。蜀地的蜀绣、蜀锦、川剧、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三国文化、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成都漆艺、年画、竹纸制作、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藏族唐卡等文化遗产璀璨夺目,令人自豪。

让我们把目光聚集到吴地看看。千百年来,吴地人文荟萃,古代诞生了诸如孙武、范仲淹、沈括、唐寅、顾炎武为代表的军事家、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近现代更是诞生了群星璀璨的科技文学人才,不少人还是一些学科的奠基者、开拓者或带头人,如科学家周培源、王选、蒋新松、钱保功、唐敖庆、张煦;医学家王序、诸福

棠;心理学家潘菽等等。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开拓精神焕发出来的强大光能、热能。吴地在近现代文化方面更是人才济济。有国学大师唐文治、钱基博、钱穆、丁福保;美术宗师徐悲鸿,著名国画家胡汀鹭、贺天健、钱松、钱瘦铁、尹瘦石、陶寿伯、吴冠中;漫画家华君武、张光宇、张正宇等;红学家王昆仑、冯其庸等;著名音乐家华彦钧、刘天华、朱勤甫、闵惠芬等;文化大师钱钟书等等。苏州的艺术门类诸如苏州园林、丝绸、刺绣、雕刻、乐器、饮食、服饰、戏曲、书画等,皆精雕细琢,极为讲究,可谓匠心独运,美艳绝伦。

对比两种文化的共通性,我们发现以苏州为代表的吴文化同样具有休闲的一面,而以成都为代表的蜀文化也具有改革、创新精神。苏州号称地上的天堂,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庶,社会安定团结,传统与现代同在,紧张与闲适并存。苏州人由古代的尚武、好斗慢慢地由刚变柔,转而崇文崇教,变得温文尔雅,他们有更好的文化修养,处世通达,精巧细致,做事有耐心,有韧性。“苏州人的这些个性的特征,在现代化的建设中会起到一种特异的作用:温文而雅可以使人在市场的冷酷中感到亲切;精巧细致,耐心与韧性更是从事电子产业,高新技术不可缺少的品性。”^[3]当然,苏州人的个性中也有消极面,过分地追求闲适与安静,便缺少了开创的胆识与力争决心,优点和缺点总是相互并存。蜀地人骨子里因为休闲文化的过于发达,导致蜀人也有懒散、容易满足、惰性的负面因子。但总体来看,蜀人也具备改革、开放意识,尤其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点燃了蜀地人建设美好家乡的热情。

(三)与时俱进的优秀地域文化

文化需要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创造力,在跨文化的互动、互溶、互济的过程中,把吴、蜀文化真正推向世界,是吴、蜀文化在21世纪获得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吴地与蜀地人都珍惜备至,爱护有加,既挖掘、保护、开发,又整合、创新、发展,使自身在新世纪呈现出崭新生命力。

吴文化以尚德崇文、兼容并蓄、和谐之美著称,今天的吴地人却在“和”的基础上追求“异”,希冀多元开放,与时俱进,多音和鸣,多样协调,既继承吴文化的优秀基因,又吸纳其他异质文化的精髓。吴地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领域,既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又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指出:“历史每向前一步发展,往往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求本源。”在对传统精髓的继承上,吴地人是在肯定传统的基础上寻求稳健和谐地发展,并将其精髓发扬光大。作为吴文化的载体,苏州率先着眼于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率先着力于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全心倾力打造“文化苏州”。苏州人认识到,吴文化是苏州先辈留下的宝贵物质与精神财富,是苏州发展的深厚历史积淀,是苏州的“城市软实力”。在新的时代,苏州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就必须始终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努力建设先进文化、特色文化。比如对吴地民居风貌的保护上,“小桥、流水、人家”的苏州至今仍坐落在春秋时代的原址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和‘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人家’的古朴风貌”^[4];苏州工业园区是在传统文化上的创新,它既带动苏州经济发展,却又并未吞噬苏州文化;苏州园林成功申报世界遗产;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吸收了传统建筑的内涵,融入现代的因素,然后进行再创造,使之成为一座集现代化馆舍建筑、古建筑与创新山水园林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苏州的做法影响到江南其他城市,杭州人就着意打造“诗意地栖居”,通过对西湖的综合保护,历史文脉的发掘、整理和开发,打响了“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品牌;扬州、常州等市在注重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保护和整理城市的历史文化碎片,为城市文明留下薪火相传的火种,避免了雷同和盲目发展。

吴依软语被认为是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方言之一,在今天的吴地大街小巷,仍

能随处听到软软的、文绉绉的、甜腻腻的吴方言。苏州人的生活忙碌而悠闲，白天在现代化的写字楼繁忙地工作，傍晚涌入古城，走入那狭窄的小巷和粉墙黛瓦的古屋，转入闲适、慢吞吞的生活步调。苏州人的生活似乎就在这现代与古代之间穿梭，而娓娓动听的吴侬软语，在悠扬婉转的调子中传递出苏州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自身的品性。为防止历史文化精华被现代化磨灭，苏州、无锡等地拟将“吴侬软语”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这有利于吴文化的传承，文脉的延续，更有利于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全面发展。

蜀人历来被外界称作是“小富即安、盆地意识、保守封闭”，但实质蜀人好追求新鲜事物，善于自我反省和批判。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曾经义无反顾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当着一些蜀中父老的面，旗帜鲜明地揭露闭塞的危害，赞颂开通的历史功绩，批评“蜀不变服”、“巴不化俗”的顽固观点，他撰写的《难蜀父老》，有力地驳斥了蜀中顽固不化分子反对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谬论；20世纪初，四川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四川》杂志，以蓬勃、激进的民主姿态活跃在论坛上，其中两期刊登四川自贡人雷铁崖执笔撰写的题为《警告全蜀》的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的文章。慷慨激昂，视野开阔地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力陈四川已成为英、法、日等列强竞争的“大战场”，历数四川人性格中的病根，试图唤醒一向闭塞、尚在沉睡之中的家乡父老；上世纪80年代，《四川日报》、成都《先锋》杂志等在媒体上开展了长达数月的对“盆地意识”反思的大讨论，在讨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时，首先提出了克服“盆地意识”，增强开放意识，为发展商品经济提供精神支持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的四川人杨汝岱，在四川省第五次党代会上作报告时，代表省委大声疾呼，号召四川人民要增强开放的商品经济意识，克服封闭的“盆地意识”。当前我们则正好进入了一个需要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时期。中共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就推进四川加快发展、科学发

展、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战略部署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要“抓住机遇推进跨越发展，首先要从思想上突破”、“在实干中解放思想”、“破除盆地观念，强化开放意识；破除内陆观念，强化前沿意识；破除自满观念，强化进取意识；破除休闲观念，强化爬坡意识”^[5]的要求。

蜀文化的创新初见成效，比如对本土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方面，目前“非遗节”永久落户成都，四川的绵竹木版年画、蜀绣、蜀锦、成都漆艺、竹纸制作、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等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制作技艺和手法进行了创新。成都在传承蜀文化，创新蜀文化方面取得优异的成就，既是经济规模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较为完整的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中国中心城市中荣获历史文化名城、环境保护、国家级旅游区等重大荣誉的城市之一。又凭借自身丰富、深厚的资源，在文化改革创新上出台了一系列大动作，比如成立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成都艺术剧院、成都演艺（集团）公司，推出巡演全国的大型神话歌舞剧《金沙》，将川剧艺术中心并入川剧院，重点保护和扶持优秀川剧剧目。新闻出版行业成为成都的文化龙头产业，数字娱乐业迅速崛起，发展速度惊人，“是目前全国三大数字娱乐中心之一，是全国游戏玩家、电子竞技选手数量最多，人员最密集、水平最高、电子竞技赛事频繁的城市。正在形成一批电影电视动漫文化创作人才队伍，一批文化产业园区正在酝酿形成中。”^[6]娱乐演艺业是传统优势产业，已有太平洋、峨眉、中影星美、万达四条电影院线，其中太平洋院线在成都有13家影院，74个厅，在成都市场中具有绝对竞争力。民间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比如建川博物馆、成都印象大书房有限公司、金手指文化传播公司等等。

有专家从成都的需要出发，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案例和经验，为面向2020年的成都文化建设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战略框架，即“将成都定位为中国中西部文化之都，即国际文化枢纽、遗产资源宝库、文化产业基地、市民共享之城”^[7]。这一新的

城市定位,传承了成都的历史文脉,顺应了全球文明的发展潮流,倘若在未来10年内,能够迅速完善成都城市基础设施,政府以文化的思维对城市的各种功能进行规划,把文化资源置于创新实施的中心来整合城市的各种资源,借鉴国际大都市的经验,吸纳多元人才,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都的这一文化发展目标就指日可待了。

二

(一) 主体文化形态不同

吴文化在当代主要体现为“工商文化”,这是吴文化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吴文化的诸多元素在时代的演进中一边自我更新、一边吸纳着新的时代因子,逐渐成为现代工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着文脉的传递。吴地人民与时俱进地将泰伯的开拓精神演化成当代优秀精神品质,即勇于创新、善于开拓;不甘落后,敢于超越;崇尚科教、讲求实效;自强自立、奋力拼搏。

吴地自古农业发达,经济富庶,在近现代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下,延伸出“工商文化”,使吴地成为近代民族工商业和乡镇企业的发祥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吴地农民凭借“四千四万”精神首创了中国的乡镇企业,涌现了当代田野神话——“华西村”、“蒋巷村”等集体致富的自然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吴地发挥开拓、进取精神,使“红豆”、“阳光”、“模塑”等集团全国闻名。今天的吴地不仅已是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也是创新基地,已成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地理位置的先天优势,国际级的港口,优良的人才基地,产业门类齐全,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区,使之保持着中国经济前沿的地位。

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吴地一直走在中国经济的前列,这与他们继承先辈优良文化传统,在经济领域勇于创新,勤奋精明;政治领域积极有为,自强自立;人文领域崇尚德治,自律诚信有莫大关系。吴地人希冀使吴文化适应经济现代化的要求,通过发掘其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内涵,让古

老的吴文化在与经济互动中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苏州就是现代吴文化转型的代表,这座被称为人间天堂的美丽城市,古代也称作吴、吴国、吴地、会稽、吴州、吴郡、平江等,是名闻天下的鱼米之乡、桑茶之地。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独具魅力的吴文化。千百年来,苏州人文荟萃,园林甲天下,其艺术门类更是流派纷呈、自成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来,吴文化开始融入现代化的行列,苏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真正迈出了现代化的步伐。具有悠久历史的“白发苏州”在经济建设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吴文化也再一次转身,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发展。

苏州是吴文化的最佳主体和载体,吴文化开拓创新、崇尚德治、兼容并蓄、自强不息的文化精髓也是苏州城市精神的内核所在。自春秋时期吴文化发展到明清之际,吴文化和苏州双向互动,共同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吴文化成形并成熟,具备独树一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苏州在发展水平上后来居上,逐步由落后步入先进,及至宋朝,已是“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荣景象,中国经济中心也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此后,苏州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居于中国前列。这样一个局面,已维系千年。这一时期,苏州农业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带动下,逐步赶超其他富庶地区。而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苏州文化的发达,苏州评弹众流争唱,苏州府学、私学甚是发达,苏州园林、丝绸、刺绣、雕刻、乐器、饮食、服饰、戏曲、书画等皆精雕细刻,极为讲究,天下知名。苏州人并不固步自封、自我满足,他们积极参与和外界的商贸往来,明朝时期的苏州昆山巨贾沈万三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在明清之际,苏州的海外贸易甚是发达,苏州的丝绸、茶叶遍及天下,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还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无疑是时代的创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改革开放春风下,古老的苏州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科教兴市、外向带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形成活跃的、外向型的、以乡镇企业领先的发展路子,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争当江苏“两个

率先”的先行者和排头兵，经济、文化、社会均获得了又好又快的发展。“苏州正在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产学研紧密联合，各类人才聚集的技术创新基地，科技含量高，外向度高，经济效益好的现代农业基地，融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于一体，生态环境优美的旅游度假基地，21世纪的苏州将是‘经济繁荣、科教发达、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的基本现代化地区。”^[8]

蜀地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人文积淀，同样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今天蜀文化资源的主要源泉。成都，作为一座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作为蜀文明的首府，包含着古老的人类智慧，这个中国西部的大型城市，其名则来源于历史上在这里聚集的人们“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座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改变城址、城名的城市，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市场化进程及生态环境等各大领域成就卓著，在文化传承和弘扬的过程中，有力地保护了蜀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

但以成都为代表的蜀地城市主要体现出现代“休闲文化”。茶馆遍布成都大街小巷，号称“西部第一街”的春熙路是时尚的购物场所，九眼桥酒吧街、锦里古街、人民路、玉林街、紫荆路、成大慈寺、宽窄巷子、琴台路、青华路等都是很有名气的休闲之地，在这些不同区域、店面密集的特色街区，集中展示了成都的餐饮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酒吧文化等特色，成都会馆、成都庙街、成都民居院落、成都商街等一个个消失的“老成都”记忆——再现。成都还着力打造了一批历史文化名镇，这些文脉久远、遗产丰厚、星罗棋布地分布在成都周边的古镇，代表川西100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与建筑艺术、乡村民俗、历史变迁的人文缩影，目前都被有效地予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其次，成都还发动民间力量，开掘文化遗产，以博物馆形式将之永久保存，比如郫县的川菜博物馆，其内收藏川菜酒器、煮食器、盛食器、用餐器、茶具，以及川菜的文字介绍和书籍、图稿等等，是中国川菜文化的汇聚之地，渗透着地地道道的历史

文化品位；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分为抗战、红色年代艺术品、民俗三大系列，目前已开放的“川军抗战馆”、“5·12汶川大地震博物馆”让游客在观赏的同时真切地感受蜀文化精神直观的洗礼。而“农家乐”是成都的首创，20世纪90年代，成都郫县农科村农民以自家乡野风味的民居和饭菜，吸引了众多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其乐融融，声名远扬。这一新型经营形式，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在成都周边发展开来，形成成都乡村旅游的一道风景线，尤其是成都锦江区“三圣乡”花卉基地，目前已成为集观光、休闲、体验和产业四位一体的综合发展区域，蜚声海内外。

成都素来气候宜人，灾难较少，川菜可口，麻辣鲜香，整个西部地区唯一能与成都平起平坐的城市也就是重庆，但两个城市风格迥异，一个火辣，一个温吞；一个是山城、一个是平原；一个具有浓厚的码头文化，一个秉承悠久的川西韵味。这使得成都成为西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辐射力和吸引力的城市。众多头衔如“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台商极力推荐城市”、“十大中国大陆最佳商务城市”、“中国城市综合实力十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也就实至名归了。

（二）文化本质特性的不同

吴文化这一丰厚文化的积淀，有着从古到今保持着的开发开拓、创新争先的精神内核，其开拓、开放、开明的当代精神特质是吴文化的主体特性所在。吴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既有本土文化的优秀基因，也有外来文化的深邃底蕴；既有南方百越文化之灵秀，又有西面楚蜀文化之神韵，更有中原、齐鲁文化之精髓。吴文化是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吴地历来重视人才，崇尚科教。改革开放后，吴地人龙腾虎跃，非常重视招揽人才，仅苏州工业园区就建立了8个博士后工作站，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富有文化见地、文化想象力、文化创新能力和创作力的卓越人才，浙江提出了“科教兴省”，从2005到2006年的科普经费投入比2002年翻了一番，上海市在人才、科技投入上力度也不断加大，江苏省通

过实施人才战略,构筑人才高地,吸纳四方才俊,促进和谐发展。

经济建设大潮中,苏州人曾经无数次吸纳他人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为的是改变自身头脑中的“小巷”意识、自满倾向,走出去,请进来,让苏州在开放中崛起。目前数千家的日资、韩资以及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各国外资企业,带着不同的文化,在苏州这一充满经济活力的城市竞相发展。苏州的外来人口就有370万。而国内各文化省、区涌入无锡的新的建设大军也近200万之众。无论是具有国际文化背景的西方友人,还是带有中国各地地域文化特征的非苏州籍建设者,多源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土地上生活发展,为苏州的发展贡献才智与血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城市文化与城市精神。

21世纪蜀文化具备多种、多元、多重的特性。其发展离不开对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四川是文化资源大省,在数千年历史积淀中,为后人留下了多种资源:考古文化资源、历史地理资源、三国文化资源、珍惜动植物资源、文化名城资源、民俗民风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饮食文化资源、红色传统资源等等,他们是蜀地人拥有的有形无形的巨大财富。

当代蜀文化依然是多元文化,蜀、汉文化,移民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现、当代文化,无论现代与古典都在这里生机勃勃。蜀地历来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和文化成就,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姿多彩的内容。四川历史上移民频繁,“在近三百年来,成都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第一次是张献忠屠川后的‘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抗战时期的大迁移,第三次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三线建设的大搬迁。这三次大的移民浪潮,为成都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成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机遇。真正的成都土著,据统计已经不到2%了。”^[9]成都的高新区吸引了大量科技人才,而多家外国领事机构的入驻也使成都既古老又时尚。

蜀地人善于将本土文化资源与休闲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保护与开发的良性互动,发展多重现代蜀文化经济。比如锦里古街,可謂是“活着的博物馆”,蜀文化的浓缩;文殊坊街区的成都会馆、成都庙街、成都民居院落、成都商街,这些成都(包括周边)的特色街区既历史又时尚,展示着成都的过去和未来,达到“老成都底片”与“新都市客厅”的绝妙交融。都江堰的水文化、文殊坊的佛教文化、青羊宫的道教文化、金沙遗址的王文化……都是活的,之所以成都的休闲经济如此风生水起,主因是成都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政府、企业、社会等一起努力,初步将休闲文化发展成城市经济的核心,形成了独特的个性。这使得成都历史感与现实感并存,物质与精神并重,休闲与活力并肩,传承与创新并行。

三

今天的吴地人与蜀地人在经济建设潮流中,通过发掘文化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内涵,让古老的吴、蜀文化在与经济互动中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文化的滋养,离不开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推动。当下世界各种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使蜀、吴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如何突破地域和文化的弊端,发挥和保持其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并让二者保持更密切的互动关系,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问题。

从发展的角度看吴、蜀文化目前所受到的压力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文化的创新不足,保守有余。文化传承固然重要,但创新更是文化在新时期保持鲜活的动力,不能抱残守缺。著名作家陆文夫认为,苏州人过分地追求闲适与安静,缺少开创的胆识与力争决心,优点和缺点总是相互并存。成都虽然积极地传承创新蜀文化,文化创意产业也已经起步并初见成效,但总体来看,城市的开放程度不够高,人才缺乏,跨国公司数量、市场占有率、层次、创新活力等方面依然落后,这些是制约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瓶颈。

二是互动不足,独立有余。吴、蜀文化在当下形成各自的特色,互动却始终蜻蜓点水。这包括与本土区域文化的互动,吴、蜀文化的互动,与其他区域的文化产业的互补、互利,与西方文化产业的对接、交流。具体到苏州而言,其发展就要“跳出苏州”,要“接轨上海”,要实现“协调、错位、挂靠发展”,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需要联系上海、无锡甚至南京和浙江北部诸城市或区域来作通盘考虑。吴文化范围圈的扬州、南京、镇江的历史文脉财富不如苏州、无锡开发得好,客观上浪费了宝贵的资源。成都的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做好与国际和国内著名文化机构的对接工作,借助他们的巨大影响和辐射力,来提升成都的文化能力和影响力。比如吸引国际著名文化组织、跨国公司、大师来成都设立文化实施、创意机构和著名品牌,吸引周边地区来成都设立文化推介、研发机构,吸引国内的文化产业企业来成都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当然,吴、蜀的交流互动成绩也还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苏州建成独墅湖高等教育园区,四川大学苏州研究生院等高等教育机构纷纷进驻,无锡市与成都的西南石油大学共建博士后基地。江苏的盐城与四川的自贡同为产盐基地,两者在经济和文化上时有沟通。而江苏与四川经济合作项目已涉及高新技术、优质资源、农业产业化、服务贸易等领域。江苏省对口援建灾后德阳绵竹市,将使得绵竹以江苏援建为契机,在光伏产业、医药、精细磷化工、新型建材、现代农业等产业方面大展拳脚。

三是能动不足,被动有余。文化引导经济,经济培植文化,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21世纪的今天,吴、蜀文化的开放精神、示范形态和经济引领作用理应发挥出来,如何发挥这种文化的主动性,是每一个关注吴、蜀文化的人都值得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吴地(环太湖地区)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居于中国的领先地位,也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一定重要性,这就为吴文化发挥现代文化引领和示范作用提供了基础。蜀地经济富庶,影响深远,发挥成都平原对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辐射力影响力,也至关重要。充分利用吴、蜀文化对经济的引领作用,并反过来进一步完善文化的精神特质,实现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将成为苏南地区、成都平原新一轮发展腾飞的有力引擎。

另外,吴文化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亟待和谐。目前,苏南由于制造业的发展,环保面临压力,目前虽有一系列的举措,但真正做到落实很不容易。蜀文化的现代化历程中仍然有不足之处,比如资源的整合、如何打造新型业态、管理的革新和效率方面。进一步合理规划,科学部署,在人力资源、服务体系、政策支持、商务环境等方面改变现有水平,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对传统文化产业的改造升级,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吴、蜀文化在21世纪将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 [1] 唐永进. 蜀文化探析[J]. 中华文化论坛, 2005, (1).
- [2] [5] 赵志立. 巴蜀文化现代化刍议[J]. 中华文化论坛, 2009, (1).
- [3] 陆文夫. 吴乡百味[EB]. <http://www.morbell.com/forum/archiver/?tid-242278.html>.
- [4] 徐国保. 吴文化的根基和文脉[M].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222.
- [6] [7] 花建, 郝康理. 文化成都——把什么样的成都带入2020年[M]. 人民出版社, 2008. 79.
- [8] 百度百科. 苏州城[EB].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426.htm>.
- [9] 万千潇洒 一般闲暇. 做地主有感[EB]. <http://snoopyzyu.blog.sohu.com/61717559.html>.

(责任编辑 苏 宁)